

中
華
書
局

浙 罗

袁宣萍 著



锦 绣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华锦绣

2008-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浙罗

袁宣萍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罗 / 袁宣萍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12

(中华锦绣/赵丰主编)

ISBN 978-7-81137-897-9

I. ①浙… II. ①袁… III. ①绫罗 - 介绍 - 浙江省
IV. ①J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9946 号



著 者	袁宣萍
责任编辑	盛 莉 朱绍昌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7258815(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mm × 960 mm 1/16 印张 7.5 字数 99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897-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策划 吴培华

总主编 赵 丰

“中华锦绣”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吴培华 赵 丰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

王 亮 王晓丹 王 晨 阮晓勇

李寿春 吴元新 吴培华 沈 洁

巫 洁 侯世新 赵 丰 唐明珠

袁宣萍 盛 莉 黄修忠 董 炎

执行编委

李寿春

总序

锦和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皆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篇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

200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著《中国丝绸通史》,在一些丝绸老专家的提议下,总编辑吴培华邀我担任主编。此书在全国的丝绸历史专家及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正式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大奖。此后,苏州大学出版社又提出在《中国丝绸通史》的基础上再出一套简明而轻巧的普及版,于是,我们又策划、编写了这套“中华锦绣”丛书。

如果说《中国丝绸通史》是以时间为经而写成的,从古至今,把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十段,依照年代细细叙来,那么这套“中华锦绣”则是以空间作纬,按地

域分民族,针对丝绸的各种著名品种的生产历史、传统工艺、主要种类、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现象等,娓娓道来。我们选择了包括刺绣、缂丝、毡毯、印染、绫绢等不同的品种作为对象,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成,前后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首先推出的第一辑共计八个品种,分别是南京云锦、杭州像景、缂丝、吴地苏绣、贵州蜡染、新疆地毯、顾绣、浙南夹缬,并荣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2011年,我们推出了第二辑,分别是浙罗、天鹅绒、蜀锦、黎锦、宋锦、蓝印花布、和田艾德莱斯以及吴绫。

“中华锦绣”丛书和《中国丝绸通史》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丝绸通史》的编写中,我们是以考古发现或传世实物、历史文献和历代图像及其照片为依据的;而在“中华锦绣”丛书中,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传承至今的纺织染绣的传统工艺,虽然以丝绸为主,但也包括棉、毛、麻、丝各类,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更注重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纺织品种。

在2008—2009年中,“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成功地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蚕桑丝织就是中华锦绣的同义词,就是中国纺织染绣的代表作,就是中国丝绸文明和纺织文化的象征物。由此,我们藉新编的“中华锦绣”丛书,结合已经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一纵一横,一动一静,希望以此来构建中华文明和丝绸纺织文化的一个立体形象,达到弘扬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赵 丰

目 录

第一章 浙罗的发展历史

- 作为丝绸产品的罗 • 1
- 汉唐时期的越罗 • 4
- 宋元时期的婺罗 • 10
- 明清时期的杭罗 • 14
- 民国时代的杭罗 • 19
- 当代杭罗 • 23

第二章 浙罗的结构与产品遗存

- 越罗：无固定绞组的链式罗 • 30
- 婺罗：从链式罗到有固定绞组的罗 • 36
- 杭罗：平纹与绞经组织配合的条纹罗 • 40

第三章 浙罗的生产工艺

- 古代的罗机子 • 49
- 近代手拉织机生产杭罗 • 56
- 现代杭罗的传统工艺 • 59

第四章 浙罗的装饰工艺及图案

- 罗的审美意境 • 73
- 浙罗的装饰工艺 • 78
- 浙罗的图案 • 86

第五章 浙罗的用途与市场

历代服饰用罗的记载 • 96

浙罗的销售与市场 • 99

主要参考文献 • 109

第一章

浙罗的发展历史

作为丝绸产品的罗

我国是丝绸的故乡。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最早饲养家蚕,缫丝织绸,至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在古往今来的众多丝绸产品中,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一般人对罗的印象无非两点:一是高档,比如说一个人“穿绫着罗”,往往暗示此人富贵、有钱,宋诗中那个进城的蚕妇,看到“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因感受到世间的的天不公而伤心落泪;二是轻薄,想象中的古装美人,无论是环肥燕瘦的人间女子,还是不食烟火的天上仙女,最切合的造型总是一袭罗衣迎风飘扬。不同于锦衣缎袍的华贵、刺绣缙丝的富丽,罗衣的美,正如翩翩公子居于草堂,绝代佳人在水一方,别有一种袅娜风流的韵味。然而,除了上述联想外,究竟什么样的丝织品可以称为罗,能准确回答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罗,最初不是指丝绸织物,而是指捕鸟的网。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罗”解释为“以丝罟鸟”,故其字从“网”从“维”。《尔雅·释器》亦谓:“鸟罟谓之罗。”《诗经·王风》“雉离于罗”,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网罗”、“天罗地网”等,其中的“罗”都是这个意思。《说文解字》称“古者芒氏初作罗”,《周礼·夏官》中有“罗氏”,“罗”是指专门从事捕鸟活动的人。罗网张在空中,飞鸟投入其中,只能被人擒住,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最初的纺织品,因为没有机织工具,只能徒手编织,“手指经挂,其成犹网罗”,所以经纬粗疏得也像捕鸟的网。随着纺织工具的发展,经纬越来越细密,织物变得平整且可织出花纹,品种也越

来越多。人们对众多的丝织品作了分类,将某一种表面布满孔眼或局部有孔眼的织物称为“罗”。

罗与纱常常相提并论,合称“纱罗”,因为两者都有质地轻薄、表面有孔眼等特点。其实罗是可以织得较为厚实的,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轻盈的罗才是真正的罗,与纱不太分得清。《红楼梦》第四十回,凤姐要拿蝉翼纱糊窗,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做蝉翼纱,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认做蝉翼纱,正经名字叫做‘软烟罗’。”凤姐儿道:“这个名儿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色。”贾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从这些贵妇人的闲谈中,我们似乎能想象出这种高档织物的样子,一定是薄如蝉翼,轻似软烟,难怪刘姥姥见了要直念佛了。罗与纱常常被混为一谈,但从织物结构上说,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在汉唐时代,“纱”的经纬线垂直交织,平纹结构,形成的孔眼是平直的;而“罗”的经线是两两纠结着与纬线交织,绞经结构,形成的孔眼相对固定,因而又有“方孔曰纱,椒孔曰罗”的说法。明代以后,又将表面有横向或纵向平纹条纹的绞经织物称为“罗”,而将绞经形成的孔眼连成一片的称为“纱”。现代作家张爱玲形容自己是“方孔纱,全是由缺点构成的”,就是由纱罗织物的特点而生发出来的一个绝妙比喻。

罗的用途非常广泛,既可以做服饰,又可以做各种覆盖、装饰、包装的用料,还可以用来做帷帐和糊窗材料,是中国古代一种生产量很大、应用很普遍的丝织品。罗的生产历史很悠久,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1984年出土于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五千多年,据发现者分析,是蚕丝织成的罗(图 1-1)。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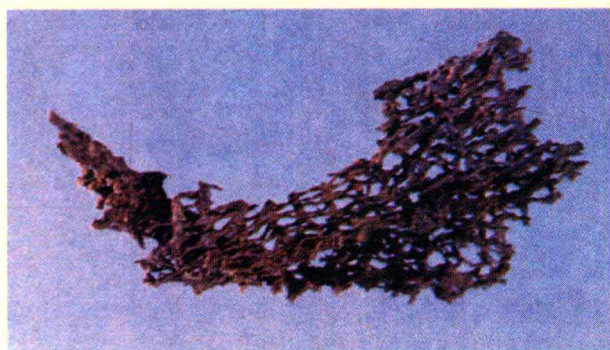


图 1-1 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的丝织罗

外,在距今 6 000 年左右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留下很多织物印痕,大量为平纹织物印痕,但也有少量绞罗织物印痕(图 1-

2)。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罗作为达官贵人的服饰和家居用料,载于文献的更是不胜枚举。先秦两汉,北方中原与南方蜀、楚之地的丝绸业均很发达。中原丝织品的生产中心在今河南与山东,出产罗、纨、绮、缟、锦、绣等纤丽之物。南方的丝织品生产中心在成都,那里出产著名的蜀锦。文献对荆楚地区丝绸业的记载不多,但战国至汉代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如 1982 年发现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和 1972 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均出土了罗织物,包括素罗和花罗,体现了极高的工艺技术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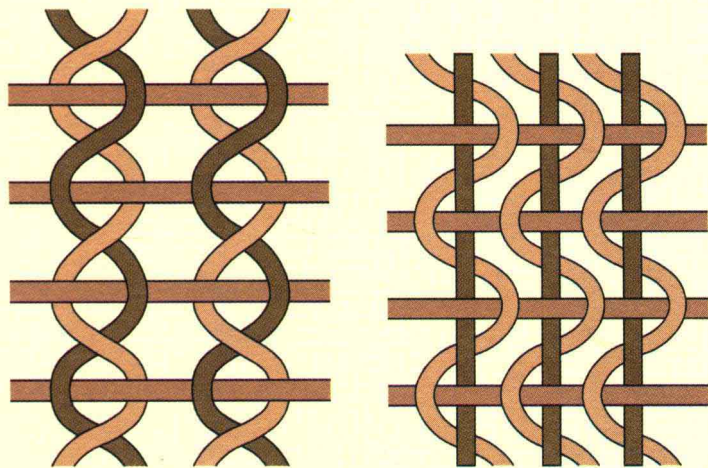


图 1-2 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印痕的绞罗组织

浙江的丝绸业发源很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

也曾出土过四千多年前的丝线、丝带、绢片等史前实物，特别是其中的绢片，其经纬交织的细密与平整，使人们猜想其时的丝织技术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先秦时代，浙江先后为越、吴、楚所属，秦汉时中原文化对浙江的影响逐渐增大。汉末三国时代，孙吴起于浙江，与魏、蜀成三国鼎立之势。至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战乱，大量衣冠豪族东渡，浙江的经济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文献上对该地丝绸业的记载也开始增多。隋代开挖大运河，沟通了浙江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到了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原战乱，江南地区开始摆脱不重要的边地身份，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浙江的丝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宋室南渡，全国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浙江奠定了全国丝绸生产中心的地位。至明清时期，浙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了，不仅中国最好的蚕丝——湖丝产于浙江，而且浙江的丝织品生产规模与档次也位于全国前列。

在浙江，罗的生产不会晚于西汉，从唐代起，开始大规模生产罗，越罗之名广为传播，为世人知晓。进入宋代后，婺罗兴起，领一时之风骚。明清两代，杭罗又风靡大江南北，直到近现代，杭罗名声不减。从越罗、婺罗到杭罗，浙江的织罗技艺就这样代代传承。这些在浙江历史上颇负盛名的罗织物，我们且称之为“浙罗”。本书就是要串起历史上的一系列史实，讲述一块轻盈的布料是如何成就一项产业、一段历史、一篇美丽的传奇的。

汉唐时期的越罗

与越窑青瓷齐名的越罗

浙罗中最出色的，或者说浙江早期最驰名的丝绸产品，无疑是越罗了。

已经很难求证浙江是从何时开始有罗织物的生产的。在吴越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美女,名曰“西施”。西施有沉鱼落雁之貌,如一株开在幽谷的仙葩,在苎萝山下的清澈溪水边安静地浣纱。当时烽火连年,越国败于吴国,国王勾践被囚,卧薪尝胆,谋划报仇复国的大计。越国君臣最终挑选了西施与另一位美女郑旦,将她们送进吴国的宫廷,让吴王夫差在温柔的陷阱中不思进取,以便顺利实施复仇计划。西施在入吴前受训三年,被以罗裳,教以容止、歌舞,终于出落成仪态万方的尤物,使吴王拜倒其裙下。那么,当年披在西施身上的“罗裳”是越国生产的吗?记载越国早期历史的《越绝书》中只说到越地生产的一种柔软曼妙的织物——縠(绉纱),并说这种织物起始于越国,但没有提到越罗之名。

文献中没有提及,不代表越国没有罗的生产,但要说越国一定有罗,就需要实物的佐证了。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地气潮湿,即使有古墓发现,纤弱的丝绸也早已朽烂无存了。因此,浙江出土的古代丝织品一直极少。极为幸运的是,2008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安吉五福村的一处至迟为西汉初的墓葬时,竟然与越罗不期而遇。这是浙江发现的最早的罗,也是除湖州钱山漾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绢片外,浙江出土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该古墓中出土了一枚铜镜,在清理作为纽带的丝织品时,人们发现它竟是用当时极为珍贵的罗制成的,而且还是提花罗,其精致的菱形花纹清晰可见。菱纹罗的发现,真是令人不胜欣喜,它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战国至汉代浙江丝绸业不发达、出品不精美的看法,使越罗的生产历史起码提早到秦汉时期。

历史上真正出现越罗之名,且名声远播,是从唐代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唐代起,江南道的越州出产的罗,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产品。历史上以地域驰名的丝织品不少,属于中原的有齐纨、鲁缟、襄邑美锦,属于四川的有蜀锦,属于浙江且被冠以越、吴之名的丝织品主要是越罗与吴绫。吴绫的生产地域较广,当时的越州、杭州、湖州均生产

吴绫,江苏也是吴绫产地,而越罗却是越州的特产。在很多情况下,越罗是与当时最为出色的丝绸产品——成都的蜀锦相提并论的。

唐代诗圣杜甫在《白丝行》一诗中写道:“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意思是说,像越罗与蜀锦这样的珍贵织物,必须用金粟尺来量取。金粟尺是唐代富贵人家的用品,尺上的星点用金粟嵌成。如果将蜀锦和越罗这两种驰名天下的产品作一比较,那么,蜀锦厚重、华丽、辉煌,越罗则轻柔、曼妙、淡雅。从汉代起,蜀锦就是宫殿华屋的装饰物、达官贵人的袍料,也是赠赏外藩的重礼。近几十年来发现于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汉代织锦,专家们认为很可能就是蜀锦。而越罗,则属于江南的丝织品,仿佛只与江南的风景与人物相配衬,而较少为外藩胡人所喜爱。

在唐诗宋词中,越罗不仅是权贵身上的行头,更是裹着柔软的腰肢,在明媚的春色中飞扬的妙物。杜甫《白丝行》咏越罗:“春天衣着为君舞,蛱蝶飞来黄鹂语。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美人穿着它轻舞飞扬,鸟蝶花絮也随之而舞。“酒法众传吴米好,舞衣偏尚越罗轻。动摇浮蚁香浓甚,装束轻鸿意态生。”(《酬乐天衫酒见寄》)诗人刘禹锡收到好友——诗人白居易送来的越罗和吴酒,欣喜不已。吴酒的醇香让人陶醉,而越罗的轻盈更让人联想到江南美女抑或诗人自己“装束轻鸿”、意态横生的模样。诗人张泌这样抒发对越南美女的怀念:“燕双飞,莺百啭,越波堤下长桥。斗钿花筐金匣恰,舞衣罗薄纤腰。”李商隐、李贺等著名诗人,也都将越罗入句,描写身着越罗的美女与少年。可以说,在唐代最能代表浙江的丝绸产品就是越罗了。而越罗又是那么唯美,它珍贵却没有人间富贵气。罗衣、罗裳、罗裙、罗袖、罗带、罗袜、罗帐,都是所谓纤丽之物。那美丽的江南女子,春来衣衫薄,秋起不胜寒,只一角罗衫,便牵出了诗人的无穷情思,思无邪!

查考唐代文献,从《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的江南道上贡的丝织品看,浙江的杭州、越州、湖州等都是唐代丝绸业较发

达的地区。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浙江丝绸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杭州上贡白编绫、绀绫、纹纱，越州上贡的是白编绫、吴绫、白纱等，没有提到罗，主要产品是绫与纱。但到了“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战乱，社会经济遭严重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安定，朝廷的经济重心向东南地区倾斜，浙江的丝绸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杭州、湖州、越州、睦州、宁波等地均生产丝绸，而尤以越州发展最快。有一段神奇的传说为证：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这是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的一件事。“安史之乱”后，薛兼训出任越州刺史。为了发展越地的丝绸生产，他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偷偷贴一笔钱给军中没有结婚的小伙子，让他们到北方丝织业发达地区娶织妇为妻。这些军人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他们娶回了大批技术娴熟的北地织妇在越州安家，不出几年，就使得越州的丝织品技艺大进，花样翻新，产品妙称江左。真有创意啊，原来挖人墙脚可以这样温文尔雅，技术引进也可以做得如此巧妙。查“安史之乱”后越州上贡朝廷的丝织品，果然品种大增，有异文吴绫、花鼓歇纱、吴绫、吴朱纱、白纱、宝花花纹等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吴绢、花纱、縠绫等，其中新增的“宝花花纹等罗”，无疑就是唐代诗文中的越罗了。除了罗，浙江的绫、绢、纱等也很出名，均以轻薄细软为特色。

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承平日久的长安城有过一次规模浩大的娱乐活动。当时的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很有才干，在长安的运河广运潭上，他准备三百只小斛舟，每只署以郡名，舟上陈列每郡的物产，让船工们以各郡服饰打扮起来，撑着船在水面上缓缓行进，“首尾相接，数十里不绝”。此举在长安城中引起极大轰动，唐玄宗率群臣

登高观望，与民同乐，儿童们唱着《得宝歌》，其乐融融，简直是一次隆重而别开生面的水上博览会。其中标着会稽郡（越州）的小舢舨上载的是罗、吴绫和绛纱，可见唐朝人都知道，越州的越罗与吴绫是最能代表浙江的丝绸产品了。

除越州外，唐代湖州的湖缬也颇有名。其物以罗为底，用扎染等防染法，染成深浅不等的红色，使其如牡丹、芍药般明丽动人，宋时仍为湖州名产。传说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湖州见一绝色女子，心生爱慕，就赠一篋罗缬作为信物，相约日后再见。倏忽 14 年后，杜牧出任湖州刺史，再去寻访那位女子，人家已经结婚生子了。杜牧心生感慨，作《怅诗》云：“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

五代吴越国之后的越罗

唐末天下大乱，北方军阀混乱，生灵涂炭，南方政权割据，各自为王。当时在浙江、江苏一带的地方政权叫“吴越国”，吴越国王钱镠及其后继者采取了臣事中原、保境安民的政策，一方面以北方中原王朝为正统，年年进贡，一方面在吴越国境内发展生产，维护一方平安，史称“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吴越国的丝绸生产十分发达，生产的丝织品除境内消费外，大部分被进贡给中原王朝，还有一部分用于海外贸易。这些用于进贡和贸易的丝织品中，不乏越罗的身影。作为地方名产的越罗，是吴越国最出色的产品，与西湖美景相映生辉。

今天很多人知道浙江是青瓷的故乡，越窑青瓷是唐五代浙江最出色的产品，却不了解越罗与越窑青瓷一样优秀，一样是浙江的骄傲。吴越国能“立国”这么多年，且入宋后保持完好，继续繁荣昌盛，与越罗和越窑青瓷对经济和外交的支撑是分不开的。

据《宋史·太宗纪》载，太平兴国六年（981），朝廷罢湖州织罗务，

放女工。这一“湖州织罗务”可能就是吴越国设在湖州的官营织罗机构,在北宋初期被撤销,女工们被放归乡里。这一记载说明,吴越国不仅设官窑生产绝美的秘色青瓷,而且设官营作坊生产同样精美的越罗,两者都是受天下人追捧的地方特产。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了这一点。

吴越国是一个佛教王国,杭州雷峰塔是吴越国王钱俶在归宋以前,为祈求国泰民安而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塔基底部辟有井穴式地宫,供奉着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民间传说,白蛇娘娘与许仙在西子湖边相遇相爱,却为和尚法海所嫉恨,白蛇最后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由于这一故事的传播,雷峰塔在中国民间几乎家喻户晓。雷峰塔在历次战火中受损严重,终于在1924年9月的一天轰然倒塌,成为一堆废墟。2000—2001年,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的展开,考古工作者对倒塌的废墟进行了清理,并发掘了地宫,出土了铁舍利函(内有金涂塔一座)、释迦牟尼鎏金铜佛像、铜镜、铜钱及玉人、玉钱等一批重要文物。在铁函的底部,发现了残存的丝织品,据分析,这正是当时生产的越罗。经过千年岁月的浸染,丝织品当然已经暗淡无光。人们的目光总是被那些闪闪发亮的文物所吸引,而地宫中这不起眼的丝绸残片,却是吴越王国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丝绸实物,是唐代诗人笔下美丽的越罗。

五代吴越国至北宋期间的诗词作品中,越罗依然以其轻盈美丽,被视做女性服饰用料的上选。前蜀韦庄《诉衷情》有“越罗香暗销,坠花翘”句。北宋著名词人晏几道《诉衷情》:“御纱新制石榴裙,沈香慢火熏。越罗双带宫样,飞鹭碧波纹。”陈克回忆梦中的情人,也是“越罗巧画春山叠。个里融香雪。满身空翠不胜寒”。在这些词作中,越罗是所爱的那个人的象征,词人就此展开浪漫的想象。而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诗人陆游,长期生活在越州,他在写到种桑养蚕的艰辛时说:“越罗蜀锦吾何用,且备邠人卒岁衣。”意思是说,与其织造费时费工的越罗与蜀锦,还不如多备些百姓的冬衣。